

网络舆论分立中不在场的“身体”

——“普信男”网络舆论生成中的具身认知

昂 振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 从原生概念到观点的分立, “普信男”网络舆论的生成离不开参与者个体认知的作用。因此, 文章运用身体现象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视角, 在分析话语文本和网络语境的基础上, 格外关注了个体识解层面中的具身认知: 具身经验与场景化认知模型奠基了个体对“普信男”的意义赋予与诠释, 从而构建了“普信男”舆论话语中的分立现象和多元化观点。不仅如此, 这一舆论生成过程中存在“唤起”与“调用”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方式: 接收有关“普信男”的原生文本时, 参与者会被动地“唤起”基于身体经验与空间隐喻的“中心—边缘”图式, 从而传递了有关“普信男”概念的共通含义; 同时参与者个体又能主动“调用”自身的场景化认知模型进行自身视角下的解读, 因而引发多元化的舆论观点。这种具身性的、场景化的认知模型, 充当了从共享性的社会知识与话语表征到舆论分立的生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介性接口”。

关键词: 具身认知; “普信男”; 舆论分立; 认知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6-0059-12

一、引 言

自从社交媒体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后, 网络舆论愈发成为互联网话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一直以来受关注的舆论极化与反转等意见统一的舆论现象之外, 舆论中的观点分立、相互争论的现象也日益频发。2020年, 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表演中的一句“他为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 在社交媒体被简化为“普信男”概念,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与争论。截至2022年6月底, 微博话题#杨笠吐槽直男盲目自信#的阅读量就已达2.1亿次, 并在其他平台也引发了激烈的舆论探讨。^①

针对“普信男”这一类源于特定议题展开的网络舆论, 一般的研究取向往往聚焦于社会观念层面的阐释和舆论本身在符号话语层面上的展开过程。而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 该议题仅围绕“普信男”概念, 以参与者的具身认知过程为切入点, 对特定议题产生多元化观点的个体化动因进行分析, 并从这一角度解释“普信男”所引发的网络舆论分立现象得以生成的内在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认知因素: 舆论话语的重要动因

舆论研究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向度和分析路径。一方面, 无论是话语表达或文本书写^[1], 话语与

基金项目: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具身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生成机制研究”(2021CXB019)。

作者简介: 昂振, 男, 博士研究生。

^① 本段的观点与数据, 分别来自微博的平台统计和上观新闻(解放日报社旗下的数字新闻客户端)的数据新闻报道, 参见:

<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59147&sid=67>.

符号层面的动态过程依旧是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①；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将政治、资本、媒介、技术等社会因素纳入对“舆论怎样发生”的解答中^[2]。除这些社会因素外，很多网络舆论也成为“网民各种社会心理寻找出口的一种策略”^[3]。因此，舆论主体的认知因素同样是解释网络舆论的重要动因。

通过框架效应、群体极化、情感转向和社会记忆四个向度，舆论研究得以关照舆论主体的认知对于舆论话语的建构作用。这些研究均强调集体（collective）或群体（group）层面的认知心理会形成舆论参与者所共享并相对稳定的社会认知与表征，从而推动网络舆论中集体性态度和行为的产生。这来自于“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4]的经典观点。因此，现阶段对于舆论中认知因素的考察主要是以社会心理学为背景的群体认知机制分析，缺乏对个体认知的关注。然而，“普信男”所引发的舆论话语不仅是基于性别的二元对立，而且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舆论分立现象，参与者的表达存在较为显著的个体化差异。因此，个体认知将会是本文用以解释该舆论生成过程所选取的必要切入点。话语研究者范迪克（van Dijk）认为，话语参与者的认知和心理表征能够扮演从宏观社会因素到特定话语结构这二者之间重要的中介角色。^[5]“由参与者解释并动态更新的”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6]是因人而异的，这种个体间的差异能够建构特定话语中的观点多样性。因此，我们试图将这个观点带入对舆论话语的解释中。而传播研究近年兴起的具身传播观，为我们细致分析在认知层面上身体如何奠基个体的意义建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理论溯源：传播研究中身体议题的不同面向

传播学对于身体议题和具身视角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技术的崛起所带来的传播实践情境的变化。^[7]因此，本学科对于具身问题的探讨多将重点放在技术影响下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议题，以及身体在场对于传播的意义。然而身体的意义不仅仅聚焦于人与媒介技术相交融的在场传播实践。回到身体现象学的哲学语境，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的“具身化主体”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肉身躯体，而是构成身体与心灵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8]在具身状态下，知觉体验构成原初的意识，知觉及其所感知到的对象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处境”。因此对个体而言，最原初的“意义”就产生于向处境—世界（Umwelt-Welt）敞开的身体的知觉活动中。^[9]同时，语言与意识活动和身体也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在吸收了身体现象学的哲学思辨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路径和语料库经验材料，揭示了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认知过程所依赖的具身性的经验基础。^[10]因此，某种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语言现象或认知机制，是被认为具有“具身性”的。^[11]

承袭自梅洛-庞蒂并由认知语言学发扬的具身认知观，揭示了人类语言和认知过程中的具身性，这更有助于我们反思在网络舆论这种依赖于语言表达的传播过程之中，被忽视的不在场身体的作用。正是源于李普曼的经典观点，网络舆论研究也通常关注参与者在媒体平台上的观点发布如何受到与他人的互动，或是平台机制等集体性话语层面的影响。但同时，每个参与者也拥有参与该舆论的内在个体

① 在这方面，研究者通常运用内容分析、计算传播等方法描摹舆论的基本内容或传播机制，相关成果较为丰富，这里不一一赘述。其中，代表性的文献可见：尹连根．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网上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下媒体报道[J]．国际新闻界，2010（9）：25-31．党明辉．公共舆论中负面情绪化表达的框架效应——基于在线新闻跟帖评论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4）：41-63+127．

化动因，从而将过往记忆、经验甚至是情感带入对一个舆论事件的解读中。

基于身体在个体认知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其对舆论不容忽视的建构作用，本文从个体认知的角度出发，分析“普信男”引发舆论分立话语的生成过程与机制，以及这一过程中身体的作用，并依此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来自脱口秀节目的“普信男”概念如何引发广泛的多元化观点与舆论分立现象？

问题2：“普信男”网络舆论参与者的认知层面如何体现具身性，“身体”如何影响与塑造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机制？

问题3：个体的具身认知如何影响“普信男”舆论的生成过程，进而在身体“不在场”的条件下影响该网络舆论话语？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结合三种质化研究方法。首先，运用话语空间分析方法，对脱口秀节目中说话人杨笠（后称“说话人”）的脱口秀表演转码成微型语料文本分析，进行可视化建模。其次，结合参与式观察所获得的材料与一些媒体所统计的数据，探讨“普信男”舆论话语的基本特征，分析网络社交媒体中舆论话语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12]过程。同时，进行深度访谈，探析个体参与舆论话语背后的意义赋予过程。最后，基于访谈结果，再度运用话语空间分析方法，对他们的舆论观点在话语空间坐标系中进行建模、定位与对比，试图更清晰地呈现该舆论分立话语中的多元化观点。

（一）话语空间分析方法

Chilton 所提出的话语空间分析方法（discourse space analysis）^[13]，是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批判话语分析进行结合的方法之一。Chilton 运用三维坐标系的空间模型反映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如图1所示），试图通过该模型的三个轴，“定位（position）”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中错综复杂的概念实体在时间、空间、情态三个维度上的关系，并通过话语实体与指称中心（在话语文本中往往是第一人称）之间的距离，反映从指称中心出发向三个轴发散的视角。在 Chilton 的建模中，原点即说话人/听者的指称中心（deictic centre）。空间—社会轴（spatial-social axis）通过将“we、they”等人称代词定位，代表不同群体的地理空间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心理表征。时间指示轴（temporal axis）反映的是事件的时间先后关系与由此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距离或预估价值。而情态轴（modal axis）则通过话语中的情态动词或道义价值判断语句的定位^①，代表说话者/听者对于话语所构建的“可能性”或“正确性”的范围或距离。由于在话语空间中，每个轴都有反映出话语所概念化的“我们—好的/他们—坏的”的二分与对立形式的倾向，因此 Chilton 的理论建模有利于研究者直观地看清话语实践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说话者/听者的立场与观点。^[14]为此，本研究根据2020年8月19日《脱口秀大会》中说话人的演讲进行文字转写，并针对该文本进行语句编码，将编码后的32个语句标记为句[1]—[32]。

① 在语言学中，“情态”这一概念对应可能性和道德标准。狭义的情态包含了可能性范畴和道义范畴，广义的情态包含了所有的主观态度（如“应该”“必须”“我认为……”）。本文建构的话语空间坐标系中，情态轴（m轴）主要代表价值评价的高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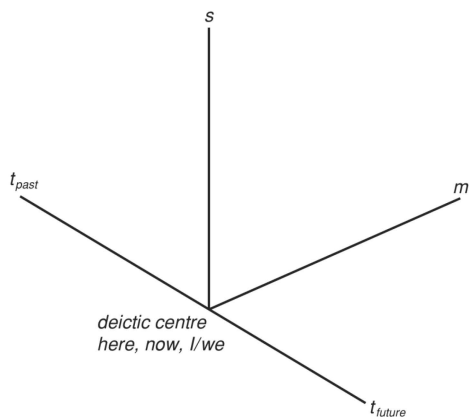


图 1 Chilton 的话语空间理论模型

（二）线上观察与深度访谈方法

批判话语分析中的话语并非单纯的文本或言语行为，而是特定社会行为领域内具有语境依存的符号学实践（semiotic practice）集合。^[15] 因此，在本研究中，脱口秀语篇仅作为引发该议题的原生文本，反映“普信男”网络舆论的起点。为了与具身经验进行关联，一方面，笔者在事件发生后的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的 4 个月时间内深入观察了“普信男”概念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的过程。在对脱口秀文本进行分析后，文章将结合参与式观察所获得的材料与一些媒体的统计数据，探讨“普信男”舆论话语的基本特征，分析其在网络社交媒体中的再语境化。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途径^①寻找了 20 名社交媒体用户，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编码表如表 1 所示）。访谈对象选取标准为：对该议题感兴趣且认为自己有着相对独立的看法，并参与到“普信男”的舆论讨论中。深度访谈所得材料将会被用以展示并论证舆论参与者的具身认知如何影响其识解过程。

表 1 深度访谈对象编码表

受访者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参与“普信男”舆论的微博评论/对舆论的基本态度
受访者 A	男	25	教育工作者	“普通且自信”应当是积极意义。
受访者 B	男	24	学生	不认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受访者 C	女	26	游戏公司职员	“普信男”只是调侃，并不涉及侮辱。现实中很少遇到，但在网上或朋友处经常听到相关例子。
受访者 D	男	27	IT 行业程序员	“不会有人把节目的话当圣经吧”；这种讨论被人借机挑起性别对立。
受访者 E	男	24	IT 行业程序员	该评价是片面的；这种讨论对女性有益，对男性有害。
受访者 F	女	25	公务员	“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人”；网络讨论比现实情况更极端。
受访者 G	女	25	学生	该评价只是“娱乐性的段子”；讨论益大于弊。

① 线上途径是笔者在微博平台寻找带有#杨笠吐槽男生普通自信#话题的微博用户，以及这种微博评论区内高点赞量评论的微博用户；线下途径，是从现实中寻找符合选取标准的，参与了“普信男”舆论热议的微博用户。访谈时间 50—70 分钟不等。

续表

受访者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参与“普信男”舆论的微博评论/对舆论的基本态度
受访者 H	男	21	学生	对杨笠的话表示“无语”。
受访者 I	男	58	教师	“普信男”的评价带有女性的性别意识，有益于男女相处。
受访者 J	女	27	国企项目经理	下意识觉得该评价好笑，很有共鸣；讨论益处远大于弊端。
受访者 K	女	30	编辑	该评价是合理的，存在很多这种情况；讨论有利于男女平权。
受访者 L	女	31	私企文职工作	“说的很好”；结合其他例子说明男生“有多自信”。
受访者 M	女	32	文字策划	“吐槽太到位了”，深有体会；讨论有利于男女平权。
受访者 N	女	25	娱乐公司职工	有些男生的确太自信了；讨论有利于男生意识到自己的过度自信。
受访者 O	男	24	学生	吐槽“不要染指 gay”；很多人的言论过于极端了。
受访者 P	男	35	媒体行业职员	“很低级”的博取观众一笑的手段；网络讨论中很多人反应过激。
受访者 Q	男	31	汽车修理行业	“说的好像我们男生能猜透你们女生心里想的一样”；讨论很无聊。
受访者 R	男	29	电子工程师	女性“也莫名的自信”；讨论完全是女性挑起的。
受访者 S	女	23	学生	杨笠“太敢说了”“好笑有内涵又有记忆点”。
受访者 T	女	21	学生	杨笠“真的是妇女之友”；有讨论说明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

四、“普信男”引发舆论分立生成过程的三个层面

（一）话语文本：引发“普信男”舆论分立之源

为了进一步验证网络舆论中概念的再语境化，以及个体识解中具身经验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原生文本如何将“普信男”概念化，并通过这一概念化过程引发后续的舆论分立。

1. 人称与性别的空间定位

文本多次提及了“男性”概念，建立了以人称为基础的空间定位，通过 32 个编码语句中的句[10]，首次引出“普信男”概念。

文本 1：[5] 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他们就觉得，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感觉很凶，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我是不是讨厌男生？[9]（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10]就是他为什么看起来明明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通过人称代词“我、你、他”的运用，说话人建立了“说话人—第一人称”“听众—第二人称”“男性—第三人称”的对应关系。因此，说话人自身作为女性视角对应第一人称，无性别标记的观众被标记为第二人称，男性则被标记为所谈论话题中的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由于不在对话双方环境中，被定位在话语空间 s 轴上距离说话人相对较远的位置。在引出“普信男”后，说话人利用多个场景化的描述，主要依赖于以下两个小节中分析的“自信”和“理智”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过程，明确“普信男”概念的价值定位。

2. “自信”的去合法化过程

句 [11] 和 [12—14] 分别描述了两个场景化实例，反映了“自信”的男性的普遍特征。

文本 2: [11] 你看这个台上很多奇形怪状的男演员，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想过说，我这个长相要是上电视的话，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没有的。[12—14] 我从小就很不困惑，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她学习成绩很好，她每次都能考 85 分以上但是她就是不开心。她就想为什么我没有考 100 分。但是有些男同学，他就能考 40 分，但是他可开心了。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他能拿着那张卷子在班里来回穿梭。好像在说，你看我就考 40 分，你看，我是个傻子。

说话人在句中分别描述了自身所处的现场与记忆中的学生形象。前一个场景中的男性角色被评价为“奇形怪状”“没有想过整整容”，在价值维度上定位在低点，构建了“价值低且自信的男性”的基本形象。后一个场景中，观众则被强制^①（coerce）激活了两种形成反差的学生形象的心理表征。说话人通过将注意力的焦点吸引到“女生”和“男同学”的形象上，为观众排除了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利用这种焦点调节（focus adjustment）^[16] 的话语策略，听众能够优先在场景中激活如下两种形象的心理表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价值高且不自信的女性”与“价值低且自信的男性”

性别	价值	自信
女性（“女同学”）	高（“每次都能考 85 以上”）	低（“就是不开心”）
男性（“男同学”）	低（“他就能考 40 分”）	高（“可开心了”）

说话人将“价值”和“自信”这两组概念与性别群体进行对应，从而照应了核心命题句 [10] 的观点，为“自信”这一抽象概念赋予低价值，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褒义，完成了去合法化的过程。这使得在说话人的话语空间中，男性与女性在 m 轴上处于不同的定位。据此，笔者采用话语空间理论的三维模型，表现出这种空间化的概念关系（如图 2 所示）：“男性”相对于说话人的第一人称来说被定位在相对较远的空间位置，处于 s 轴的远端；在 t 轴上，句 [12—14] 指向了假想的回忆，定位在过去，经由去合法化的“自信”概念与男性相结合，被定位于 m 轴的远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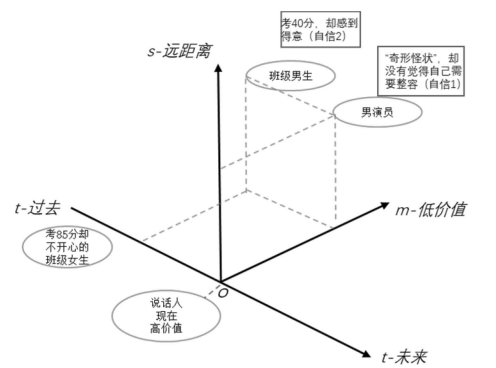


图 2 话语空间中“自信”的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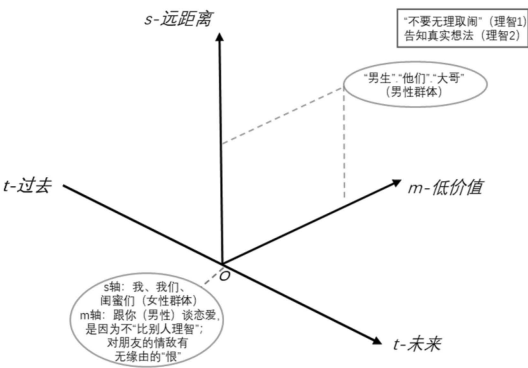


图 3 话语空间中“理智”的定位

① 强制是一种话语策略，其作用是运用特定的词汇和语法激活特定的表征，而听话人为了理解说话人的话语内容，只能被动地接受说话人对事件的识解过程，并进行自我再现。

3. “理智”的去合法化过程

尽管强调的是“普通却自信”，说话人却并没有描述“普通”的场景化特征，而是从句[15]开始，对“理智”行为进行场景化描述。

文本3：[15—16]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他们特别爱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能不能理智一点。我每次都想说：“所以大哥你觉得，她当年之所以选择跟你谈恋爱，是因为她比别人理智吗？”[20—25] 就即便是交朋友，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地付出，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就是对我闺蜜的男朋友的前女友，就是这个女人，我不认识她，但是我恨她。……然后她说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我立马就改口说“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她命好不了。……那今天就必须得牺牲你女朋友了。今天我们对瑶瑶就是要赶尽杀绝”。因为我们女生交起朋友来就是这样，没有理智的。……

说话人在这里沿用了“说话人→听众→男性”由近及远的关系，并且通过“我们”一词，使自己代表了“女性”，从而将（除引语外的）“他们”所代表的男性始终放在话语空间中离原点较远的位置。而在情态方面，说话人将句[20—25]中所描述的“全身心地付出，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作为“没有理智”的前提。通过这种方式确定了“理智—非理智”行为的情态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理智”往往是会被认可的行为，即情态定位较高，而此处的定位由说话人自身构建，与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情况相反）。情态动词“得”和“必须”，也明示“没有理智”行为的合法地位。“非理智”得到了高情态的表征，与之相对的“理智”，也就有了基于该话语的低情态特征（即：不应该理智）。在此基础上，说话人将“理智”与性别建立对应关系，即“男性—理智”与“女性—非理智”，从而能够在话语空间中系统性地分离男性和女性群体（如图3所示）：女性群体与“非理智”的行为，共处于趋近原点的位置；男性群体与“理智”行为，分别在s轴与m轴上远离原点，显示出与说话人所代表的女性的区隔。

（二）网络语境：“普信男”的去语境化与主题化过程

话语研究强调文本与语境（context）之间的互构关系。^[17]从脱口秀节目到网络社交平台，“普信男”概念的意义变迁正是基于语境的转变而展开的。以微博为例，微博平台主要存在两种特色的话语再生产形式：一是对字幕的叠加截图；二是常见的话题互动。据2022年6月的数据，#杨笠吐槽直男盲目自信#微博话题的2.1亿次阅读量远超《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第五期1.2亿次的总播放量^①。因此，在舆论发酵的网络语境中，语言文本代替视频成为主要的传播形式，完整的脱口秀语篇被概括成“男性普通且自信”“普信男”等主题化的命题或概念。

可见，在网络社交媒体中，“普信男”脱离了脱口秀节目的原本语境，实现了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正是由于舆论参与者难以亲身体验脱口秀现场，因此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更多地接收了如“直男盲目自信”的主题化命题，从而可能忽视“普信男”的来源与具体情境。去语境化的“普信男”概念为舆论讨论中的不同意见表达树立了统一的符号能指。访谈中，受访者J（女性）意识到自己在面对现实中男性话语与网络上“普信男”的反击性话语的不同态度，这反映了其在网络中自发地脱离现实情境的话语表达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对女性比较尊重的男生，即使他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

① 来自腾讯视频平台的数据（腾讯视频享有该节目的独家视频版权）。

一些可能冒犯了女性的话,我也不会很介意……但是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人说的不对,我还要拿放大镜和全身镜去查看他有没有做对女性友好的事情?我不想去看,我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肯定会毫不客气地骂他。”根据上观新闻的统计^①,在男性用户为主的“虎扑”平台上有关“普信男”的评论中,主要的三种反击性话语均为脱离场景的抽象命题:(1)认为女性“双标”,即也存在普通且自信的女性。(2)质疑:普通为什么不能自信?(3)强调自信不是自大。可以看出,这些围绕“普信男”相关的对立性舆论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在对脱离情境的“普通”“自信”等抽象概念进行话语解释权的争夺。

去语境化不仅是“普信男”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也为参与者在个体识解过程中展现多元化的理解提供条件。话语的完整意义往往蕴含于地方性和现场性的实践中^[18],身体在场是获得话语完整意义的保障。屈服于社交媒体上信息的流动性与可见性,原本需要充分依托语境的意义无法完整地呈现,需要足够精练的文本才能满足互联网传播对信息可见性的要求。因此,被剥离脱口秀语境后的“普信男”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无论是否直接观看过对应节目,后续都会有大批的舆论参与者,在个体识解过程中表现出对脱口秀节目所确定的“普信男”意义的轻视,利用基于具身认知模型与过往经验所确定的私人化语境为“普信男”赋予意义。这一过程即我们所说的再语境化。

(三) 个体识解:具身认知作为意义赋予的基础

本研究从男女视角出发进行定位,将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观点整合到同一坐标系中,借助话语空间清晰展示“普信男”舆论中的多元化观点,理解具身认知的作用。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诸多对“普信男”的评论源于自己和亲友的切身经历。例如微博上能够观察到的评论,“某些直男的蜜汁自信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多看他一眼,他都觉得你非他不嫁了”“身边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杨笠真的是妇女之友”“他就是杨笠口中那个自信的男人啊,对号入座罢了”^②。在访谈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以受访者 M(女性)为例:

……有的直男真的是盲目自信,而且真的很以自己为中心,总觉得女生在图你什么?(受访者 M 的微博评论)……我也遇到过一个相亲男,虽然工作还算稳定,在国企,但是探讨婚恋观的时候,他会说:“你们女生过了 30 岁,哪来的挑三拣四。你们的子宫都不再年轻了,而我们无论怎样,都能找 20 多岁的年轻姑娘。”他就觉得自己很不普通。(受访者 M 的访谈)

据此,可将部分代表性观点定位于话语空间坐标系中(如图 4 所示)。原点 O 代表从女性受访者视角出发的“女性群体”“现在”和“高价值评价”。椭圆指示话语中涉及的人群。方框指示受访者舆论发言中的观点;圆角方框,则指示相似的多元化观点集群。受访者 M 的微博发言反映了对“普信男”的低价值评价,同受访者 L、J 相近,因此作为观点集群,处于 m 轴的远端。在访谈中,她们都明确说明,其评价分别来自于亲身经历的“相亲男”“聊天男”和自己的前男友等形象。这些男性形象同自身的女性视角相对,因此在 s 轴上也处于相对的远端。由于她们的微博发言,指向的是回忆中的男性形象,因此处于 t 轴的负轴。与她们的观点集群相对的是受访者 C 对“普信男”的评价。受访者 C 在现实中并未遇到“普信男”,而是从朋友处和网络上经常听到一些具有“普通且自信”特质的所谓“爹味

① 该统计可参见网址: <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359147&sid=67>。

② 三条微博评论,皆为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中在“普信男”相关话题下所发布的微博内容。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这里隐去其微博用户名。

男”。相应地，受访者 C 认为“普信男”的舆论“只是调侃，很多人只是学了一个新鲜词到处用，凑热闹”。反映在图 4 中，受访者 C 对“普信男”的态度相对温和，因此在 m 轴上相较受访者 M 等人的观点更接近原点。由于受访者 C 的评价主要来自于朋友和网络中，因此相较受访者 M 等人的观点处于 s 轴的更远端，同时在时间轴上靠近原点。女性微博评论中的主要观点，更多是围绕着脱口秀节目中的说话人和相关讨论的高价值评价，认可说话人和有关“普信男”的讨论，因此该观点集群分布于 m 轴的近处。由此可见，相应的“普信男”的潜在评价实际上是低价值的。图中，以 M、L、J 为代表的受访者依据所经历的“普信男”获得低价值评价的舆论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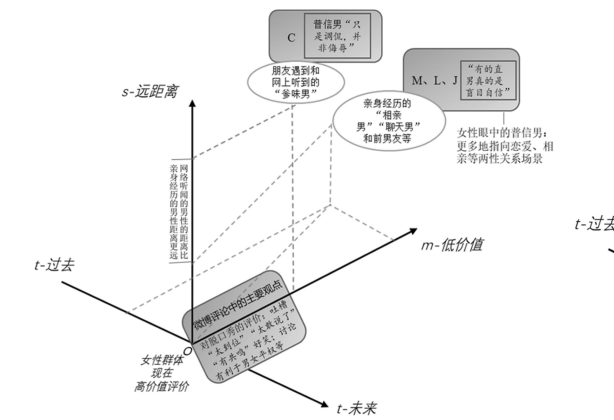


图 4 女性受访者视角下对于“普信男”的多元化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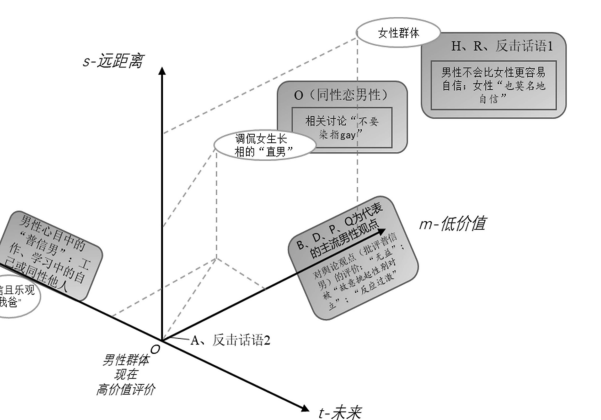


图 5 男性受访者视角下对于“普信男”的多元化观点

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对身边男性有关“自信”的私人诠释也影响了他们对“普信男”的态度与评价。以下列举访谈者 H、A、O 的观点。

我看到这个视频（注：指脱口秀的视频片段）挺无语的。（受访者 H 的微博评论）我不觉得男性会更容易比女性自信，男性未必就更容易获得认可。可能相反，我感觉身边的很多男性还挺难的（受访者 H 的访谈）。

普通且自信也应当是褒义词（受访者 A 的微博评论）。会在听到“普信男”时就在脑海中浮现我爸的身影……我爸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嘛。但是他就在工作上、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很自信、很乐观（受访者 A 的访谈）。

吐槽“普信男”麻烦不要染指 gay 好嘛（受访者 O 的微博评论）。我觉得“普信男”就是那种平时喜欢随便调侃女生长相身材的那种直男啊，还有那种跟“哥们”走在街上看到美女就想着要电话号码的那种，但他们自己什么样心里不知道吗（受访者 O 的访谈）。

据此，可将受访者 H、A、O 的观点分别定位于话语空间坐标系中（如图 5 所示）。与图 4 不同，图 5 反映的是男性视角下对“普信男”的多元化观点。受访者 H 的评论与受访者 R 相近，代表了第二小节中的反击话语 1，即认为女性“也莫名的自信”（受访者 R 的访谈）的低价值评价，处于 m 轴的远端。他们所指的女性形象同自身的男性视角相对，因此在 s 轴上处于远端，由于是泛化的“女性”，因此在 t 轴上指示为原点。受访者 A 并未评价女性，而是采取了第二小节中的反击话语 2，即认可男性“普通且自信”的高价值评价，因此在 m 轴上靠近原点。自信且乐观的“我爸”，作为受访者 A 的观点的具身经验依据，处于时间轴的负轴，并在 s 轴上靠近原点。受访者 O 则发表了看似中立无涉的观点，

在 m 轴上处于居中位置。但他的观点也和其本身的同性恋身份以及对于“直男”的认知有关，因此后者被放置于 s 轴的中端，但在社会距离上不如“女性群体”距离男性群体更远。总的来说，舆论中的主流男性观点，既有针对女性（和女性对“普信男”的批评）的低价值评价，也有对“普通且自信”的辩护性的高价值评价，因此男性主流观点集群同样分布于 m 轴的近—远端。

通过对“普信男”舆论中的多元化观点的建模和分析，可以看出具身认知对于该舆论分立现象的重要影响。过往现实生活中的具身经验会成为不同个体对“普信男”概念进行诠释的基础，进而影响舆论参与者的多元化观点。这一结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笔者虽然按照男女视角之分，划分并建立了两个话语空间坐标系。但依然可见，围绕“普信男”的舆论，有较为明显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化特征，在同一性别下的不同个体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表达。第二，虽然微博中的舆论发言并未过多提及自身对“普信男”的诠释与识解，但是所有引文和两个坐标系均表现出“普信男”评价（无论积极/消极）的合法性来源，除了参与者在网络社群和舆论互动中所得到的来自相近观点的支持外，还有具身经验扮演的对个体而言更加基础性的“印证”角色。这使得我们记忆中的有关该概念的印象与经验所组成的认知模型影响了我们接收概念时的理解与态度。因而，虽然“普信男”舆论在话语层面表现为对符号解释权的争夺，但参与者基于具身经验的代入式认知是重要的内在动因。

个体识解中的具身认知不仅体现在作为印证机制的过往经验中。格式塔（gestalt）结构的场景化认知模型是具身经验影响参与者舆论观点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中介。它既包括以受访者 M 为例所指认的“普信男”形象所存在的特定场景，也存在以受访者 O、H 为代表的并不指向特定场景的情形。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这种场景基于性别的重要区分：不同于脱口秀原生活语中的多样化实例，女性受访者对于“普信男”的理解更多地指向恋爱、相亲等两性关系情境。相比之下，男性受访者的理解指向更加多元化的场景，如工作、学习场景中的自我或同性他人。这也反映了舆论参与者在发表观点背后的个体的具身认知的能动作用。可以看出，男女在建构场景化的“普信男”形象时，是以身体为中心/媒介（milieu）进行场景投射，即构建一个从自身出发且在关联场景中的“普信男”形象。如此，我们方可解释两个话语空间坐标系中所呈现出的女性观点相对更加一致、而男性观点更加多元化的矛盾。正是场景化认知模型的重要中介作用，使得女性在“两性关系”场景中赋予“普信男”意义。而男性则在拒斥将自身纳入原生活语赋予的“普信男”概念范畴的前提下，更有可能进一步将“普信男”指向同性他人为主角的更加多元的场景。不同受访者对于“普信男”的高—低价值评价便在场景的中介作用下产生了观点上的分化。

之所以强调场景化的具身认知的重要中介作用，也是为了厘清关于“过往经验/回忆影响个体的舆论观点”这一常识性观念的误区。首先，过往经验并不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在特定舆论中的观点表达。就“普信男”舆论而言，个体对于“普通且自信”的再现，并不是传统离身观念中所认为的基于对概念的抽象属性的判断，或调用某个回忆中的孤立形象，而必须将这一形象置于特定场景中，进行格式塔结构的整体理解——回忆该特定场景时所自带的主体化视角、情感、立场便是具身性的。其次，即使个体缺少与“普信男”直接相关的亲身经验，个体仍然可以将自己所获得的有关“普信男”的相关叙述和信息，与自己的知识框架、身份认同等“综合”成为场景化的认知模型，对“普信男”概念进行具身化的识解。

五、具身认知的两种方式：“唤起”与“调用”

经由说话人的概念化与去合法化过程、网络社交媒体中的去语境化和主题化过程，以及舆论参与者在识解过程中运用具身认知所赋予概念以私人诠释的再语境化，“普信男”概念才得以从脱口秀节目的一句调侃逐渐演变并最终引发舆论分立现象中的多元化观点的争论。这里借用“唤起（evoke）”与“调用（invoke）”两个概念，进一步说明身体始终伴随“普信男”舆论生成并潜藏于符号与话语过程下的复杂机制。认知语言学家 Fillmore 区分了“唤起”与“调用”所代表的两种认知机制：“一方面，文本中的语言材料可以在解释者的脑海里‘唤起’相关的解释框架，但这里的解释框架本就以这些语言材料为索引；另一方面，解释者需要‘调用’基于自身知识的解释框架来赋予文本连贯性。”^[19]

在话语文本层面，我们反复运用“定位”一词，是为了说明说话人塑造“普信男”概念的过程是通过将相关的性别与价值等话语实体“定位”在话语空间中所实现的。而话语空间反映的便是说话人/听话人共同运用空间隐喻完成对话语文本意义传递的认知机制。在脱口秀文本中，说话人将男性群体与其对应的“理智/自信”价值放在话语空间的远端，并将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情态区隔，呈现出基于“中心—边缘（centre-periphery）”的意象图式^①。通过唤起这种基于身体和空间经验的图式，话语空间在无意识认知层面传递了说话人的视角和价值倾向，从而帮助说话人完成对“普信男”的概念化与去合法化。换言之，即使仅在话语文本层面，意象图式结构与空间隐喻作为一种具身认知机制，也为传递话语文本的观点与修辞目的提供了基本框架。

在网络语境层面，由于身体的不在场，舆论参与者受到社交媒体去语境化和主题化机制的影响，所接收到的“普信男”概念具有脱离脱口秀语境和具体实践情境的倾向，从而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舆论中充斥着的围绕该能指所开展的维护或反击，仅是参与者争夺能指定义和解释权的表现。这种形式的舆论话语囿于对概念进行抽象的属性辨析和边界划定，却不关注其所指的明确对象与适用情景，因而在符号系统中产生了离身倾向。但去语境化的“普信男”在个体识解层面实现了再语境化。参与者个体在具身认知过程中调用了不同的场景化认知模型，从而将自身的视角和立场投射到一个场景化的“普信男”之中。这种个体化的差异构成了舆论分立与多元化观点的重要前提。

因此，在“普信男”引发舆论的生成过程中，身体在三个层面分别扮演了“具身—离身—具身”的角色。但在前后两个层面中，前文分别以“唤起”和“调用”的术语区分了具身认知参与“普信男”舆论话语实践的不同方式，其不同也体现在两组话语空间坐标系的区别之上。

在“普信男”引发的舆论话语实践中，具身性的认知机制发挥了其在逻辑上非常“本源”^[20]的作用，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方面，当特定文本唤起我们基于身体/空间经验的图式化结构时，相似的身体结构为共通性的理解提供了主体间性的保证；另一方面，身体是主体表达自己在意义世界中的立场的原初媒介，因而脱口秀中的“普信男”能够为听话人传递共通的意义，然而舆论话语却能因参与者个体在对

^①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将我们基于身体和空间经验的对物理实体的理解扩展到广泛的抽象概念，以此作为空间隐喻的基础。意象图式理论，由马克·约翰逊在其1987年的专著中系统性地提出。意象图式被认为是一种基础的认知机制，其体现了我们的前概念的构建经验的方式。意象图式揭示了经验是在任何概念之前，并独立于任何概念之外，以某种重要方式构建起来的。这种基本的、极其依赖我们身体的经验结构方式就是意象图式。有几种基本的意象图式，在我们将经验构建成为语言的过程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这里说的中心—边缘图式，便是基本意象图式的其中之一。详见：Mark Johnson.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普信男”赋予意义的过程中所涌现的个体化视角、情感和立场，产生多元化观点的分立。

六、结 语

通过厘清这次舆论生成过程的三个层面以及具身认知参与其中的两种方式，我们重新发现了在这场网络舆论中潜藏在符号与话语机制下的认知中的“身体”。尽管不是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情境，网络舆论的生成依然不可忽视参与者在身体所奠基的认知过程中，既共通性地接收引发舆论的话语文本的含义，又个体化地为舆论中的概念赋予私人诠释。具身化的认知模型充当了从社会记忆、共享性的知识与表征到舆论话语生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介性接口（mediating interface）。也就是说，社会记忆与过往经验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舆论话语，而是通过参与者主观的具身化的认知模型来影响话语。

囿于对舆论当中的认知因素的研究旨趣及所采取的具身认知理论视角，本文只是选取了舆论生成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用于解释“身体”在网络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得出的结论也仅能够围绕这个“横截面”展开。对于具身认知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辩证关系下舆论参与者如何建构舆论表达，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彪.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演进脉络、核心问题与研究体系 [J]. 编辑之友, 2021 (9): 5-10.
- [2] 钟智锦. 计算传播视野下的网络舆论研究 [J]. 新闻与写作, 2020 (5): 26-32.
- [3] 陈龙. “借题发挥”：一种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话语生成模式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12): 67-83.
- [4] [美]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M]. 阎克文, 江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5] van Dijk, T.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van Dijk, T.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孙玮. 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 [J]. 国际新闻界, 2018 (12): 83-103.
- [8] Merleau-Ponty, M. (201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Landes, D. A. London: Routledge.
- [9] 张尧均. 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6: 202; 100.
- [10] [美]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M]. 李葆嘉,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 78-79.
- [11] Johnson, M. & Lakoff, G. (2002).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 embodied real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3): 245-263.
- [12]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3] Chilton, P. (2004). *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14] 张辉, 杨艳琴. 批判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J]. 外语教学, 2019 (3): 1-11.
- [15] Reisigl, M. & Wodak, R. (2016).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SAGE.
- [16] Langacker, R.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美] 詹姆斯·保罗·吉. 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 [M]. 杨炳钧,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58.
- [18] Hanks, W. (1996).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19] Fillmore, C. J. (2006). Frame semantics. In Geeraerts, D.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De Gruyter. 373-400.
- [20] 芮必峰, 孙爽. 理解媒介：从对象到现象 [J]. 新闻大学, 2021 (12): 36.

[责任编辑：谢薇娜]